

## 明亮的忧伤

就是现在，夜里三点钟，海红收到明亮的短信：

T：我不行了。我脑子出了问题，我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闭过眼睛了。我不想活了。你们不要为我伤心，我是一个无情的人，我一点也不牵挂你们。T，再见。明亮。

海红把手机关了。她告诉自己：这是半夜，我没有看到这短信。翻一个身，海红又睡着了。

海红做了一个梦。她似乎要去某个学校教书，还是为了什么？她并不清楚，只知道学校是目的地。她在大路上奔跑，老式的土公路，被秋天的风刮得洁白，路的两旁种着高大笔直的白杨树，就像童年时代家乡路旁的树，有她很熟悉的味道。她往前跑着，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要去的地方。她饿了，也很想去厕所，就转到一个村庄旁边。一个男人守在那里，微笑地看着她，仿佛

早知道那一刻她要去。他指着高高的院墙和路边的厕所，说那是他家的。他安定的神情似乎在告诉她，他的一切也是她所有的，她的奔跑将在这里停住。

遥望着远入天边的白杨和洁白的、起伏不定的大路，海红明白，她被永远阻隔住了。

在梦中，海红看到那个十八岁的自己，跌跌撞撞，被抛到了广大的世界之中。

T：

我已经到白杨坡中学报道。这地方像鬼一样，孤零零地悬在一个大坡上。说是白杨坡，一棵白杨也没有，只有几棵又老又丑的歪脖大槐树。我住的房子就在最大那棵歪脖槐下面。你要是来的话，看到那棵树就找到我了。

那些学生看起来对学习的兴趣不大，整天在校园里闲逛。有的年龄比我还大，个子比我还高。他们一点儿也不怕我。我也不怕他们。

谁要是对我恭敬，我就一拳打过去。他们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逞能，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得到什么。

大风起兮云飞扬……

明亮

十八岁的海红把信揉在手里，抬头看木制的、斑驳的窗子，窗外正对着几棵白杨树，只能看见圆粗的树干和扬着土黄色灰尘的操场。几只鸡在操场角落的灰尘里啄食，突然间，像受了什么

惊扰似的，扑棱棱地飞起来，落下一地鸡毛。这小学校，被一圈高大密实的白杨树，被蛮横的、到处疯长的野草野树包围了。而操场、围墙之外，就是怎么也望不到边的庄稼地了。最近的村庄离学校也有一里地远。比人还高的玉米地，挤挤攘攘，深绿阴郁。夜晚的时候，它们就在她宿舍的窗外诡秘地窃窃私语，如爬出地面觅食的鬼魂一般。

白杨坡在哪儿，她不知道。穰县师范学校，培养临近几个县的师范生，毕业后，基本上依照各回各县的原则，各自回去。但是，到这个县的哪个乡镇哪个村庄，却由不得自己了。海红被分配到了离吴镇四十公里远的一个村庄小学教书，家在另外一个乡的明亮却到了吴镇的白杨坡中学。还有其他同学，除了少数留到穰县县城之外，都分布到不知哪里的鬼白杨坡了。

她被圈在荒野之中，孤绝于生活之外了。但总体而言，海红并没有觉得这有多苦，她既不知道生活的其他模样是什么，也就没有具体的期待。

相反，她还有点喜欢这原野，一个冥想的好地方。秋天的暴雨过后，赤脚站在野地之中，大风吹着头发和衣衫，远眺西天奔跑的火红灰蓝的云，看太阳从乌云背后射出金光，她好像站在整个时间中了。

她奇怪明亮从哪里来这么大的悲愤和昂扬之感。他是把那“白杨坡中学”当作他的战争之地了。她可以想象出一个场景，他拿着他的《古代汉语》（他的自学大专考试的克星，连考两年，仍然没过），在宿舍门口认真地学习。那身影，坚定而孤绝，带着一

股愤然的决心，仿佛在告诉大家：谁他妈的也不能打扰我的学习，谁也不能。

海红始终觉得，明亮喜欢她。他看她时，眼睛那么深情，表情那么郑重，神色那么忧伤，那是装不出来的。但是，海红也知道，师范三年，他一直悄悄追求他同乡的女同学。他在那位女同学那里诉说完了衷肠，得到模棱两可的话，然后，回到海红那里，趴在旁边的桌子上，哀伤而又深情地看着海红。

后来，明亮干脆和海红的同桌换了位置，坐在了海红的旁边。他在课桌两边的地上各摆一个大茶壶，它们就像两个呆头呆脑又敦敦实实的大护法，不离明亮的左右。桌子上放一个酱色的大塑料杯子，里面泡着满当当的各种草药。明亮抱着杯子“咕咚咕咚”喝下去，喉结坚定地滑动着，吞咽着这苦药，然后，再倒上开水，泡着。他一天要喝四大壶这样的药水。明亮说自己有病，但是，有什么病，从来没人清楚，他自己也不说。

“你得保护好你自己，你不能听任别人说你怎样，你就是怎样。那样，你就会被欺负了。你要去想他为什么这样说你，你分析清楚了，你就不会上他的圈套，不会按他的要求去做。”

明亮有力地摆动着双手，向海红演讲，声音低沉而凝重。他给海红分析班里的每一个人，分析班干部的争夺、阴谋和圈套。

一味沉浸于抒情与感伤情绪之中的海红，好像突然被带入一个世界，明白了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人和他人之间充满怀疑、背叛和利用。“他人即地狱”，多少年后海红在看见这句话的时刻，眼前浮现的是明亮的形象。

越是敏感，越是多疑。敏感和多疑是进入真实世界的前提。十九岁的明亮好像过早明白了这一点，所以，全副武装从身体到精神，做好战斗的准备。

海红不记得怎么给明亮回的信，但也无外乎略带做作的感伤、抒情和安慰。

那时候，海红自顾不暇。她看不惯校长挂着黑黑的脸，一本正经地从校园走过；她厌恶校长眼睛里那狡猾而洞透一切的神情；她看到校园黑板报上写的“文以载道也”就恶心想吐。十八岁的小学老师海红以胆怯而又狂妄的心态，不遗余力地向校长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开会的时候，或斜着眼睛、扭着身体看校长，或一直低头看书，或轻蔑地看周边埋头苦记校长讲话的同事，而狭路相逢之时，海红总是挺直脊梁，目不斜视，以淡淡的微笑傲然走过去。

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得受。校长看海红的眼神不一样了。海红的教案被反复调去审查，海红要兼职做体育老师，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喊操，每到全乡大考互相换老师监考的时候，校长总是把海红派到最偏远的地方。

乡里教办室突然下发通知，说下一周到这个学校做中期检查，要逐个听老师课，检查教案，检查学生的到校率。黑脸校长对海红说，你得去把子乡桑树庄一趟，把XXX叫回来。她家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得让她回来，不能让她影响咱学校的排名。

冬天的大风吹着，田野枯寂而寒冷。海红含着眼泪，骑着自行车，她不知道往哪儿走。她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把子乡桑树庄

是什么把子什么桑树。黑脸校长就这样莫名地给她布置一个任务，让她去一个莫名的鬼地方找人。

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都没有名字。海红问完一个又一个，看着通向四面八方的田野小路，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走。风扯着她，要把她扯飞。

大风起兮云飞扬……她想起了明亮。明亮。明亮在白杨坡。高高的坡上。

她扭转方向，向吴镇骑去。回家的路，总还清晰。四十公里的路程，她骑了五个多小时。经过吴镇，她没有回那个冷清的家，向医生毅志问了路，就朝白杨坡出发。

又是十来里地。雨夹雪的高高的白杨坡。海红觉得腿都断了，膝盖几乎打不了弯，终于看到了一个大坡，坡上几棵大槐树，黑色的枝条在空中扭结着。

经过操场，海红走进那个破烂的木头大门。正对着大门的是一栋二层教学楼，两旁各一排低矮的土坯房。院子里所有的人人都停了下来，老师，学生，走路的，说话的，都扭过身子，瞪着海红，好像海红是贸然闯进来的猎物。他们那么吃惊，似已饥渴已久，或寂寞太过。海红的脚不知道该怎么迈了。

她朝院子里最大的那棵老槐树看去。树干上一层层的树瘤，疤拉着一个一个死白的眼珠，看着冷冷的天，就像一条条翻着白眼的死鱼。又老又丑的歪脖大槐树。明亮正站在大槐树下，睁大眼睛朝这边望，然后迅速朝她奔了过来。他推过海红的自行车，郑重而努力，像在推开密集射在他和海红身上的目光。

明亮住在大槐树下的一间土坯房里。他不停地进进出出，一会儿去叫学校里同年毕业的师范生过来聊天，一会儿又吩咐跟着他上学的弟弟去附近的村庄买肉，一会儿又自己去小卖部买话梅、瓜子和各种零食。他垂着眼睛，脸色凝重，左手紧握着，奔走的时候右脚往外撇着，那是他紧张时特有的姿势。

房间里放着两张床，一根铁丝贯穿房子的东西两端，上面搭着一些衣服。地是泥地，经年踩踏，已经凹凸不平。明亮蹲在地上，捅开屋子正中央的煤炉。海红看见，那个煤炉下面，拥着一个巨大的煤渣堆，灰白色的，夹杂着黑色的没有烧尽的颗粒，它们簇拥在煤炉周围，在屋子的正中央，像一个圆形带顶的坟墓。海红无端觉得心里拥堵，呼吸困难，浑身抖个不停。

多少年后，海红才明白，在看到这灰白色煤渣堆的一刹那，她一眼看到了明亮、她，他们这一群人未来的命运，停滞的、毫无希望的命运，这让她害怕、震惊和战栗。

雨夹雪，不急不缓地下着。进来的人脚上都夹带着厚厚的泥团，又把屋里地上的泥土粘起一些，来回搅和，一会儿，屋子也变成了泥泞之地。新进来的人把鞋放在煤渣里，左右乱蹭，煤渣湿了，一团团可怜巴巴地聚在一起。

海红坐在床边，感觉远天远地，明亮那么陌生，那些似曾相识的同届师范生更是隔膜。她看到床头的桌子上，一摞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《古代文学史》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还有那三卷本的淡白皮的《古代汉语》，这些书上，落着厚厚的一层灰尘。

天黑下来了。明亮的弟弟拎着一块猪肉，粉红白嫩，兴奋地

跑回来，告诉哥哥说卖肉的听说是学校老师买的，又多给了他一大块猪肝。

一个长头发的女同学，一直崇拜地看着明亮，跟随着明亮转移着自己的目光。此时，她自告奋勇去做饭。厨房的位置就在靠门的角落里，她背对着灯光，在一张破旧漆黑的木桌上“砰砰”地剁肉，脚几乎被那堆煤渣淹没。明亮蹲在地上，从桌子下面的沙里面扒出一棵萝卜，去掉上面的须子，放在盆子里认真地清洗。

香气在冰冷的夜晚漫溢出来。一大盆肉炖萝卜粉条端了上来，放在一个纸箱上。大家把各自的碗筷拿过来，坐在床沿上，倒上白酒，围着盆子，吃了起来。其中一个男生有着长长的睫毛，轻轻眨动，眼泪似乎泫然欲滴。他告诉海红，在学校，他经常读海红的诗和散文。师范文学社的刊物《原上草》，每两月一期，海红是主编。稿子不够的时候，她自己化名，诗、散文和小说，什么都写。

明亮从床底拖出一个纸箱，里面有几十本整整齐齐油印的《原上草》，他一篇篇地指给海红看。不管海红怎么化名，他都知道那是她写的。那时候海红在疯狂地迷恋三毛，西班牙、撒哈拉、异国，对她来说，那些不只是文学，还是远方，是不可能的生活，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明亮用他标准的校广播员的声音朗读海红写的《春天》：突然有一缕，啊，不是一缕，是整个弥漫在阳光中的缥缥缈缈的花香。略带淡清的苦涩，散发着草木发芽时特有的木质气息，潮湿、清新。它那么轻柔，让人莫名的惆怅，莫名的喜悦，又有些微微的



沉醉……

海红坐立不安。那是她师范二年级时写的小散文，曾经得意非凡，到处炫耀，现在再听起来，却很不喜欢。那文字过于华美空洞，和这漆黑的夜晚太过不协调。那个男生沉浸其中，黑暗之中眼睛急速地眨着，眼泪终于下来了。明亮用那张情深意重的脸和忧郁的眼睛看着海红，似乎在传达着他的深情，却又不知所以。

浪漫的、漆黑的、泥泞的夜晚。那浪漫被漆黑冰冷的夜晚和泥泞紧紧包裹起来，无法获取光亮。昏暗的油灯，影影绰绰的青春而卑微的脸，明亮忧郁的眼睛，女生在煤炉前努力地切肉，那男生长长的睫毛，都被黑暗包裹，所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，到最后，只剩下寒酸地活着的那点儿本能了。

海红被发配到一个更偏远的小学教书了。之后明亮给她写的信，辗转了好久才到她那里。她已经要离开那里了。

清晨七点钟，海红刚打开手机，短信就一条条地涌来，催命似的，让人心惶惶。

是师范的同班同学建涛发来的。他说，明亮已经不见所有人了，手机也关了。暴躁、打人，有自杀倾向。现在，只有看你有没有办法了，他最看重你，总提及你，以你为荣。你得回来一趟。

海红看着天花板四角盘结着的、黑黑的蜘蛛网。这房间太高、太阔，每次睁开眼睛，她都有莫名的凄凉。

她就在吴镇，她已经回来几天了。这一年，她回来好多次，她谁也没有告诉。她的婚姻出了问题，她想离开生活了将近二十

年的那座城市，可是，她又不知道往哪儿去。她只有吴镇可回。

她打开墙角那个古老的衣柜，找到一个布袋，那里面，装着她从十岁开始记的日记本，二十五岁以前和朋友的通信，还有不同时期似是而非的男朋友的信件。在决定结婚后，她把之前所有的信件都装起来，塞到衣柜的深处。

海红翻阅着明亮给她写的一封封信。很多封信她都没回。他信里有许多求援，有许多绝望，海红却一直觉得并无回的必要。

T：

我看到你的文章啦，真是高兴极了。我跑到镇上，把那天的晚报全都买了，保存起来，又在笔记本上抄了一遍。我们这些人中，就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你肯定会成为作家的。

我结婚了。就是那年你看到的那个女孩子秀红。她很喜欢我。我说我一无是处，又敏感多疑，嫁给我没有好果子受。她依然要嫁我。

现在，她调回到吴镇第二初中教书了。我仍然待在白杨坡，忍受酷刑。

西风强吹这高坡，雨后泥泞，我行走在野地，T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认真读书，认真写点东西了。

今天上午，我在学校演讲，竞争教导主任的职位。现在结果还没出来，我心急如焚。

时间走不过去，犹如石头，压在胸口。

明亮

T：

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，就当你能收到吧。

青春这么快就过完了，我不甘心。我还想着我们在师范的时候，星期天，我们在田野里，在白色的路上散步，风吹着，我们谈诗歌，谈文学。

前几天，我、建涛还有胜利，一起去找咱们的老班长张旭，他刚提拔为他们乡初中的副校长。我们去祝贺他。他得了心脏病，喝酒喝坏了。回来时，我们到咱们师范去看了看。你知道吗？师范已经变成幼师了，那些学生都是考不上学才来上幼师的。我很伤心。当年，我们可是各个地方最好的学生啊。

T，我的头发快掉完了。我快疯了。早晨起来，枕头上黑黑的一层，像坟墓一样。我感觉自己有病了，再也不能活下去。要是你能在市里打听出来治头发的医院，一定告诉我啊。

我每天看着枕头上的头发，就像看见我的坟墓。

T，你要是收到信，请你在第一时间给我回封信。

好吗？ T。

明亮

T：

“？”

明亮

最后一封信中，明亮在问号下面画了一个小人，那小人粗糙不堪，只有头和张大的嘴巴，像极了挪威画家爱德华·蒙克的画作《呐喊》中那个形似骷髅的人，一个想要吞尽空气的恐惧而绝望的呐喊者。

海红收到了明亮的这些信，她一封也没回。一开始是信收到太晚，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了。她无法想象有着稀薄头发的明亮是什么样子，他还如何做忧郁的文学青年，还如何读诗，如何趴在桌子上郑重而又哀伤地看女生，如何学他的总也考不过的《古代汉语》？

偶尔回到吴镇，也会碰到当年的师范同学。他们大多都生办法从村庄调回到镇上，结婚生子过日子。不管在哪个村庄教书，都会努力在镇上买个小房子，每天傍晚下课后，骑着摩托车奔突十来里地，回到镇上。一些混得好的同学当上了初中校长或小学校长，大部分都还是普通的老师。教师工资总是不够，于是，一部分人办了补习班，挣些课外收入。还有一些男生眼光更活，或卖文具教辅，或开个书社，租卖武侠小说兼几台游戏机。还有的帮收发快递，自己弄一桶汽油，卖给十里八乡开拖拉机骑摩托车来赶集的乡亲。五花八门的生存路径，反而是教师这一本行，被忽略不计了。

教师，在小镇上，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、被架空了的阶层。既受人尊重又被轻视，既是场面上的人，却又不被任何一个场面的人看重。有时候，甚至变为一个拉皮条赚酒喝的人。是的，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，衣着整齐，小心谨慎，彬彬有礼，昂着头，

却又有点不自信，那一定是位教师。你看到一个家长，拉着一个人，拼命地谄媚，焦急地询问，走之后却换为无任何意义的表情，那他拉的那个人也一定是教师。

明亮终于回到吴镇二初中，做到了副校长。他找到海红家里，向海红父亲要了海红的手机，给她发来短信。他们又联系上了。他要海红一回来就和他联系，他叫上几个老同学，大家聚聚。

每次写信，明亮还用“T”开头，每说一件事，还像往常一样仔细地给她诉说自己的心情，又生了一个孩子，评了中级职称，XX同学当了校长，吴镇又盖了一栋高楼，湍水断流了，等等。

那年夏天，回到吴镇的海红，受到了隆重接待。明亮叫了二十几个同学，吴镇的，邻近几个乡的，在吴镇最好的烧鹅馆摆了四桌，又叫上吴镇镇长、吴镇教办主任，叫上了吴镇几个活跃人物——医生毅志、房地产商吴红星、镇南支书吴保国，等等，吴镇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在这里了。

明亮秃了顶，不多的头发整齐地围在脖颈周边，倒也没有他说的那么触目惊心。他的脸几乎没有变化，仍然是郑重的、一本正经的忧郁，仍然垂着眼睛走路，只是抬起的频率高了一些。他不断地招呼到来的客人，积极、周到，游刃有余，很有场面上的意味。

聚会非常成功。镇长、教办主任都喝醉了，明亮醉了，远道而来的同学也喝醉了，明亮把他们安排在镇上的小旅馆里，约好明天再喝。

海红在一位同学的陪伴下，晕晕乎乎地回家。和同学说起明

亮，那位同学却用鄙夷而愤怒的语气说，这个人现在坏透了，一心想当官，眼睛往上翻，对下面人苛刻得要死，骂老师，骂学生，连老同学也骂，神经病一样。

海红暗暗吃惊，她从父亲对明亮的态度上也约略意识到一些，却并没有想到真的如此。但稍加思索，又觉得这或者从来就是明亮的一部分。他在师范时给她说的话她印象深刻，他那时在学生会的活跃，他和人交往时的距离感和多疑，都是他重要的一面。

那几天，海红几乎被明亮承包了。明亮带着她见各路人马，吃各种各样的饭。海红知道他有拿她交往的意思，但也无可无不可。他对她的郑重，从他第一次趴在桌子上，忧郁而哀伤地看她，就开始了。即使现在有利用她的成分，但仍然有来自久远时间的郑重，他希望让别人看到他对她的郑重。更何况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在城市艰难生活的高级打工仔而已，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真正的资源。

那年十月，国庆节前夕，明亮打来电话，说准备组织一个同学会，为此，他已经和另外几个当校长副校长的男同学，和当年的老班长、学习委员喝了好几场酒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海红一定要回来。这一个班，只有海红一个人重又读书，离开乡村，到了大城市。

在内心深处，海红最讨厌同学会。她觉得世上最虚伪的活动莫过于同学会了。上了一次次学的海红，和别人同了一次次学，一次比一次冷淡。到最后一次从学校毕业时，大家简直有点迫不及待地离开，而重新见面，却都夸张地尖叫、亲热、勾肩搭背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海红都冷眼旁观，看这尖叫这亲热能持续多久。

唯有师范毕业，十八九岁的他们，用了全部的生命和情感。他们在大雨中哭，追着启动的卡车哭着跑着。车里的同学一次次跳下来，抱着追跑的同学哭，撕心裂肺，好像从此以后远隔万里。其实，他们只不过各自回到了各县，最远也不过百十公里。但是，那是人生第一次真正分离，那是人生第一次体验离别，体验被抛弃的感觉。

明亮在“师范站”的站牌下，照了一张相，说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站。他没想到，其实，也就这么一站了。明亮叫着海红，还有另外一个同学，在田野里游荡了一个晚上。那个不眠的夜晚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，海红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，她只记得明亮一次次急走，又返回，坐定，看着海红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海红至今也不明白。他到底还喜欢海红吗？海红也不甚明了。

海红听从了他的召唤，千里迢迢再次回来。在明亮那里，总还有最可怀念的时间和岁月，他那双忧郁而哀伤的眼睛，总似乎有某种象征。它们仍然吸引着海红。

同学会那一天，明亮却没有到。他学校那边要开会，而他作为副校长，是不能不参加的。这让海红有点诧异，她千里迢迢，请假奔波，实际上是因他而回，他却因为一个小小的会议而不来了。但是，那天见到太多的同学，太多的惊讶、叙旧和感叹，海红也很快忘记明亮的缺席了。

看着这些信件，海红隐约感觉到，明亮只是在向她倾诉而已。

她发现，这么多年了，一旦是书面表达，不管是手写的信件，机打的文章，还是手机里的短信，他都称呼她为“T”。

为什么是“T”？是“Ta”，还是“They”？他？她？他们？她们？他人？她玩味着这其中的含义，忽然觉得，他其实一直把她看作另一个自己——年轻的、纯洁的“Ta”。他觉得他们之间还保留着一种独特的私语状态，在写出“T”这个字母的时候，明亮还停留在过去的时间和意象里，那是一个他始终不愿丢弃的世界。他在其中寻找自己，希望得到理解和拯救。

这一点小小的保留让他显得可笑和分裂。在潜意识里，他在她身上寄托太多，这寄托将要伤害他，杀死他。他早已不是那个写诗的、忧郁的而又狂狷愤怒的他了，而海红，也不是那个懵懂的、认真听他分析的小女孩儿了。

“T”不是海红，只是过去存留的一点内核。那点内核与纯真有关，与青春、梦想有关，但已经是过去的事物。明亮一直试图与“T”对话，试图让自己得到“T”的认同。结果，“T”却变成了映照自己的最大魔镜。就像王尔德《道雷格林的画像》中那个不朽的美少年，他看到的是镜中丑陋而衰老的灵魂。他越美丽，镜中的他就越丑。

她想，她应该去看看明亮，让他看看他心中的“T”也正遭受着生活的磨难，命运也无非如此。

她打明亮的手机。关机。他在夜半时分给她发来那么一个求救的信息，却又关掉手机。这是为什么？她打给明亮的老婆秀红。手机响了。长长的声音，一直响着，最后，被挂掉了。她又打过



去，又被挂掉了。

海红有点烦躁，她烦这种眼看着一个形象正在坍塌的场景。她从小到大，都在看这种场景，感受这种坍塌。

海红打电话约建涛一起去看明亮。建涛惊讶地叫起来，他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就在吴镇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她回来，连大门都没有出过。

建涛告诉海红，明亮这次发病的起因可能与他竞选校长失败有关。按照他的资历、时间和工作能力，他几年前就应该是正校长了。可是，现在比拼的都是关系、钱和权力，明亮这方面没优势。他去看明亮，平时明亮见到他都是非常高兴，安置到食堂，找几个朋友，吃吃喝喝，这几次去却没有任何表情，也不出门，一直赶着他走。

明亮的家，在吴镇里面靠渠河的那一排房子里，独门小院。明亮的老父亲和从北京赶回来的大弟二弟都垂着头坐在院子里。秀红从里面的小屋里出来，她朝海红摇摇头，轻轻地说，他挂的，他知道是你的电话。

长头发的、善良的秀红，无限崇拜明亮的秀红，疲倦异常。她像是讲述一个枯燥的故事，给海红讲明亮的病情。一个月以前，明亮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，他很害怕，直说，我不行了，我脑子要出问题了。他不出门，不见人，只在屋子里转圈儿，第五天去精神病院看精神科，医生说他是抑郁狂躁型精神病。

秀红说明亮一直敬病、怕病，疑神疑鬼，她扒着胳膊让海红看上面乌青的块块掐痕，压低声音说，他要自杀，说活不下去了。

我们轮流看着他，他不让我看他，推我骂我，又摔东西。

小屋的门突然打开了。明亮直立在门口，他没有和海红、建涛对视，垂着眼睛，身体却侧着，似乎在让他们进去。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，青白的头皮，青白的脸，浮肿胖大。

他手里拿一支烟，让给建涛。眼睛闪了一下海红，就躲避开去。

建涛说：“走，明亮，海红回来了，安置个吃饭地儿吧。”

说着，建涛就去拉明亮。明亮挣脱他的手，往屋里退缩了一点，说：“你们走吧，我这儿不管饭。”

建涛和海红都没有动。明亮跨出小屋，把建涛和海红推到屋里，使劲按坐到椅子上。他站在他们对面，来回踱步，手相互搓着，很紧张，很疲倦，又似乎要努力打起精神来对付眼前的这两个人。

海红说：“明亮，咋了，连饭都不想管我了？”

海红说：“有啥事想不开的，老婆孩子都好好的，正校长干不了，去他妈蛋，老子不干了！他也不能把咱副校长抹了。财务不还是你管吗？咱吃饭不还能签单吗？”

海红想把明亮信里的话念给他听，想告诉他，“他们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逞能，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得到什么”，海红想大声地、昂扬地诵唱出那句话，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……”

可是，海红张不开嘴。那些话，只能写出来，却无法说出来。再说，她自己也并没有昂扬的生活可供她诵唱。

明亮眼睛下垂着，说：“我对不起你们，以后也不要再想我了，我是个很无情的人，以后咱们不要再见了。”

他搓着手，来回踱着步，反复重复这几句话，根本不听海红在讲什么。说着说着，他把海红和建涛从椅子上拉起来，往门外使劲推。

推到门口，明亮突然拉住建涛的手，用力亲了两下，又紧紧拥抱建涛一下，说：“你们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看了。”

他的举动很有仪式感，带点夸张、做作，和他早年一本正经的、郑重的神情相一致，但却多少有点滑稽。海红看着认真做这个动作的明亮，不由得想哭。

从进来到现在，明亮没有正视过海红。

他半夜给海红发来求救短信，难道不是为了见她，不是为了想活？海红回转身，张开手臂，想紧紧拥抱明亮，想抱住他苍白青肿的头，抱在怀里，让他哭一场。哭一场就会好多了，虽然，她比谁都更想哭。明亮却挡住海红的胳膊，往她手里塞了个东西，迅速把她推出门。然后，走进里面的那间小屋，把门关上了。

又是什么东西？

海红捏着手里的小纸包，有点微微的心烦。明亮总是喜欢这样搞小神秘，很郑重的样子，特别注重仪式感，其实内容很简单，几乎等于是无。

走在路上，海红打开那个方方正正的小纸包，看到一张照片。黑白的，小一寸的照片，一个面容已经有些模糊的女孩子正睁大眼睛而迷惘的眼睛看着海红，细细的眼梢微微上挑。

刹那间电光火石。海红突然与过去的自己相遇。灰烬缓缓下

落，那尚未丧失的纯真，看着未来的自己——那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退的自己。照片中的她盯着海红，海红也盯着她。

那是海红师范毕业证上的照片。1991年7月。那时候，照相还是一件相当郑重的事情。要毕业的他们，明亮、海红、建涛，还有其他几个女生，到穰县一家专门照证件的照相馆，排队照相。

她坐在那张简陋的小凳子上，后面是一块纯蓝的布。左右的白灯同时打亮，前面是三脚架支起的黑色镜头。她攥着手，非常紧张，不知道怎么面对镜头，她不好意思摆姿势。她觉得面对镜头摆姿势，是很难堪的事情，是在谄媚什么。

海红想起那时自己的神情，不由得笑了一下。她想起她那一时期的照片，好像都是这样一种神情。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她，捏着手，神情呆滞，茫然而又无助地看着镜头。

她不能放弃自己，于是，拳头越捏越紧，嘴巴也闭了起来，牙齿紧咬着，盯着镜头。那黑暗的方框和她对视着，她不知道如何面对，吃惊地感受着那神秘的未知。现在看来，这茫然好像来自于尚未成熟的心智。在和世界对视并形成定格的一刹那，少年的本质呈现了出来。清亮的眼，黑色的瞳仁，那清亮里面还没有丝毫杂质。

是明亮去照相馆取的照片。他把照片分给了其他人，海红的却怎么也不给她。他把它们揣在口袋里，不让大家看，也不让海红看。最后，八张照片，明亮只还了她七张。海红并没有在意。然后，就彻底忘了这件事。

她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保存了这么多年。

明亮是下决心要与自己告别了。与“T”告别。与我们这些正在衰老的人告别。也许我们早该与“T”告别。他们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逞能，别想他妈的在我这儿得到什么。可是已经晚了。他太晚与“T”告别，也太留恋“T”，“T”吸噬着他的奋斗动力，阻挡他毫无挂碍地向上攀爬。

海红回头望一眼那已经门窗紧闭的小黑屋，心想，任谁也难以把他拉出来了。

她喜欢最初那封信里的明亮，粗暴，生机勃勃，充满着战斗的紧张和喜悦。她也喜欢这张照片中的自己，那张脸上微暗的光预示着人类必然的坍塌和遗忘，预示着必然的摧毁和流逝。它已经成为遥远时空中闪亮的星星，当被你看到的时候，已经是多少万年前的时刻了。

当我们看宇宙时，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。霍金说。人类从来没有现在时，只有过去时。这是多么好玩且残酷的事实。明亮啊明亮，你要是明白这一点，你要是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可能早已成为过去，你还会那么执着地忧伤吗？

但是，海红是多么迷恋那些老照片上注视着你的眼睛啊。睿智严厉的，微笑甜蜜的，凝神沉思的，时空中的星星闪啊闪，暗示着过去的岁月。那优雅、温暖、无情、苦难，那曾经经历的点滴，坚持的瞬间，宛如神秘的纽带和复杂的蛊惑，牵绊着活着的人。它们形成绵长不绝的时间连线，在空间排列而来，让你找到自己的基点和位置，以消除那无依无靠的亘古的孤独。

固然是这样。可是，走在吴镇街道上的海红，为什么仍然那

么伤心？眼泪爬满她的脸颊，她看不清道路，看不见周边的人，她只觉得，无依无靠的亘古的孤独正紧紧包裹着她，越来越紧，直到窒息。

她多么想回到昨夜的梦境中，有那么一个人，在路边等着她，说，我的一切也是你的。